

春天裡的春天

作者：謝武彰

有人說，台灣四季如春。對於住在寒帶的人來說，當然是。我的韓國老朋友冬天到臺北來的時候，只穿一件襯衫就到處跑，還一直說天氣好暖和呀。那時候，大多數的臺北人都已經穿上夾克、毛衣了。

雖然，有人說台灣四季如春；但是，當寒流來了，大家還是會把厚夾克、圍巾、手套，全都穿戴在身上了。這時候，難免就會對「四季如春」這句話懷疑起來。所以，對住在台灣的人來說，四季如春中還是四季分明的。當冬天即將過去，大家就會懷著「春天還會遠嗎？」的想法，這樣的期待和希望，很像度過黎明前的黑暗。

所以，當大家熬過了冬天，春天來臨的時候當然是充滿欣喜的。春天一到，變化可大了。在不知不覺中、在一夜之間，暗暗、陰陰的樹葉間，長出了翠綠、鮮綠的新芽來了。路邊看來沒有一點生氣的杜鵑，開了紅的、白的花朵。只剩下枝桠的木棉樹，開出了又大又紅的花朵。空氣中瀰漫著草的味道、花的味道。即使住在都市裡，也是能感覺得出這些變化的，只要你用耳朵、鼻子、眼睛和皮膚，仔細感覺一下，就馬上知道——啊哈！春天來了。再把這種心情和感覺，誠實、樸素而仔細地寫下來，不就是一篇可讀的文章了嗎？

當然，你還可以擡頭看看遠方，山的臉色變得更「綠」了。你還可以擡頭看看天空，雲已經變白，而且一朵一朵的。天空好像為了要看得更寬、更遠，一直向後退，而變得更高、更藍了。

當然，那討人厭的冬雨，現在也已經變成受人歡迎的春雨了。也許是細如針、細如牛毛，也許是像豆子、像珍珠，也許是「隨風潛入夜，潤物細無聲」（杜甫·詩），也許是叮叮咚咚，也許是嘩啦啦。春天的雨，就是這麼變化多端。小草樹葉更綠了，花朵更香、更美了，水田更飽滿了，溪流更活潑了，也都是由於春雨的緣故。

有人說台灣四季如春，熬過了冬天以後，我們就把這句話當真吧。那麼，台灣的春天就是春天中的春天了，雨就是春雨中的春雨了，樹木、草葉、花朵，更是一發不可收拾了。映照著藍天、懷抱著白雲的水田，就更是可以播種和期待豐收了。

這一切，如果沒有幾場春雨來熱烈演出，春天一定又寂靜、又寂寞吧？

看，一陣叮叮咚咚春雨的音樂會以後，那細如針的春雨，又在天空中隨風飛舞，以飛快、我們看不懂的方法，把春天繡得像一幅圖畫，掛在大家的眼前了。

反面的時光

作者：柯裕棻

從小我就有一張自己的書桌，我對它的裡裡外外知之甚詳，我坐在它邊上做功課的時間和窩在底下發呆的時間差不多。

對一個小孩而言，這桌子十分奢侈。

它是媽媽特別訂做的，實木，全是卡榫沒有一隻釘子。桌面大得像一張小床，除了桌燈之外不放置任何物品。桌子極沉，拉開抽屜時完全沒有聲音，兩個大人也它抬不動，整個沉甸甸地像是一個苦讀的功名。

媽媽老是跟我說，讀書的重點在於書桌。現在想想，這桌子確實具體表現了媽媽對我的某種期望。

除了念書寫作業畫畫之外，我充分利用了這桌子。一個人在家的時候我很喜歡坐在那桌子底下，這無人知曉的怪異習慣持續到我上國中開始長高了才停止。

小時候這桌擺在木地板的房間裡，靠窗，那窗開得低，空間和光線都夠，我在桌底下剛好可以趴在窗沿上向外張望，窗外不遠是一架遮天蓋地的綠葡萄藤，光影綠森森地從葉縫間浸透過來，葡萄葉上有青蟲肥滋滋。暑假裡非常寂寥，夏日午後很靜，日頭又毒又辣，哪兒也不能去，院子裡藍黑的石板塊在高高底底下悶蒸發燙，青蟲一不小心從葉子上落下去，狠狠地，啪滋，肥軟的小腳掙扎一會兒，就燙死了。

我會長時間坐在那裡，著迷於青蟲墜落的聲音、色彩、還有渺小又殘酷的死亡。我也看黑螞蟻在窗台爬行，搬運我的餅乾屑，把它們壓死會聽見辛辣的油氣。我喜歡在桌底下反覆讀《愛麗絲夢遊仙境》，在桌子底下看這本書總覺得特別奇幻恐怖，那個版本有一些版畫的插圖，線條複雜黑白分明，所有人物的臉孔都又老又長，看起來很陰險，城府深沉，愛麗絲尤其像個心情不好的小老太太。事實上，在桌底下看任何書都特別離奇，彷彿是從一個小小的孔洞偷窺了故事裡不為人知的反面。我覺得桌底下是反面的空間，在那裡事物都反了，事物的反面總是顯現謎樣的氣息。藏身於反面的場所，比方書桌，可以輕易將自己的存在從常態中抹除，進入另一種透明凝聚的視野。

桌底下、床底下、衣櫃裡、門背後都是小孩子害怕的角落，我卻有小女鬼的習性，一有空就往這些縫隙裡攢。這些是屋子的反面、生活的反面，藏身於這些反面的場所可以輕易將自己的存在從常態中抹除，我得以進入另一種透明凝聚的視野，像一只顯微鏡。我假裝自己從屋子消失，從反面觀察在我之外的空無與完整。

心中的海洋

作者：賽夏客

對海洋的憧憬，來自於國小繪畫比賽，我憑想像畫了一幅壯闊無邊的海洋，晴空飄浮著棉花，海天一線，海面上大小漁船點點，魚兒成群在水中優游，岸邊還有好幾棵修長的椰子樹，隨風搖曳，構成一幅浪漫海洋風光，橋奪冠軍寶座，激發了我想一睹海洋的真面目。

我家住靠海的通霄，但地處民風閉塞的山裡，從沒看過海；曾聽聞，翻過幾座山就能看到海，此事在小小心靈蘊釀發酵著，有朝一日必定要親臨，看看是否與想像的畫面吻合？

某次，機會來了，天主教主日班傳教士以犒賞全勤者之名，準備徒步去遙遠的海邊嬉戲。一群小蘿蔔頭歡天喜地跟著去壯遊，果真需翻山越嶺，在山林上穿進穿出，途中遇到光著上身，穿著水褲頭的樵夫，用樹丫扛著沉甸甸的薪柴；也遇到一群牧童在山中放牧，滿山遍野牛隻、羊群低著頭猛啃嫩草。這些畫面顯然不是我要的，卻儲存至今。

兒時，鞋子是上學或出外作客時穿的，其他閒暇時間只能光著腳丫子，因鞋底比鞋底還厚，美其名穿「鐵鞋」，但路途遙遠，再厚的「鐵鞋」都禁不起久磨，不斷傳出哀號聲，我也是其中之一；傳教士不斷打氣道：「忍一忍，快到了！」幾個踏破鐵鞋的孺子，只好亦步亦趨，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，前方出現一片平靜無波的大海，閃爍著點點光亮，像鑲嵌著亮片的藍色禮服迤邐千里，那是海洋姑娘待嫁的新裝，深情款款，靜候著。

踩在吸飽陽光的亮潔沙灘上，厚敦敦的，軟綿綿的，像似熱敷療癒這雙歷盡蒼桑的鐵鞋，痛感瞬間消失殆盡；帶有鹹溼味的海風呼呼襲來，髮絲像長了翅膀般揚起，汗溼了的衣衫快速被烘乾。童心未泯的傳教士，安排我們唱聖歌給海洋聽，讚美天主造化美麗的地球，感謝祂賜給我們美好的一天，像似飯前的禱告儀式。

爾後，帶著我們追逐踩踏一波波湧現又消失的浪花，撿拾海邊的貝殼，幸運的人還找到寄居蟹，燒酒螺……，物種繁多，興味盎然；當然我的心思還放在漁船滿載魚貨歸來，可惜，久候未見蹤影，心中的圖畫少了船隻點點，多少有些淡淡的失落，畢竟想像與現實仍有一段差距。

及長，方知此處非船隻停泊之漁港，幸好，婚後住家距離龍鳳漁港不遠，每遇閒暇時，驅車前往透透氣，欣賞落日餘暉，漁船歸來的身影，填補心中那塊空缺，或到市集聽聽魚獲叫賣聲，別有一番海洋風味；然而，我心中最美的海洋，還是兒時參加比賽那張獨一無二的想像圖畫。